

# “永久”和“飞鸽”干部都不可少



■漏江看雁

近日,习近平总书记河南省尉氏县张市镇召开座谈会时强调,有两类干部要重视:一是本土“永久牌”,他们热爱故土,工作热情高,要帮助他们提高素质、能力,开阔眼界,更好造福桑梓;另一类是流动“飞鸽牌”,交流到当地任职,他们要多磨练,多接地气,掌握真本事。

乡镇处于“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”的“枝头末梢”,重视并合理使用好本土“永久牌”和流动“飞鸽牌”两类干部,对于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建设,培养锻造地基中经得起考验的“钢筋”,更好地联系和服务好群众,意义重大而深远。

本土“永久牌”干部人熟地熟情

况熟,浓厚的“故土情结”有利于为百姓着想、办实事、求实效。在农村这个“熟人社会”里面,缺少“永久牌”干部,群众工作往往事倍功半

甚至困难重重,所以应该重视“永久牌”干部的培养使用,而且数量不可太少。但“永久牌”干部的工作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的干扰,熟人找办事、亲戚请帮忙的情况相对比较多。这种“家乡情结”的影响容易让“永久牌”干部瞻前顾后,因循守旧,导致创新性不足、开拓性受限,决策容易出现“前怕狼后怕虎”的情况。所以,一个乡镇班子中也不能“清一色”是“永久牌”干部。

流动“飞鸽牌”干部的优势是新入新气象,到一个地方可以带去新的思想新的理念,最主要的是相对“永久牌”干部而言,“飞鸽牌”干部在新地方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,干工作不用像“永久牌”干部那样顾虑多,一事当先需要“左顾右盼”,“前思后想”,

想问题、干工作、作决策的时候可以有限摆脱“人情”困惑,避免“熟人”干扰,大多“放得开手脚”,能够迅速聚焦重点,果断进行决策。“飞鸽牌”干部的不足是由于不在家乡工作,如果不注重“接地气”的话,工作容易急功近利,追求那种见效快的政绩工程,而对那些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,就可能不像“永久牌”干部那样“热心”和“专注”。而且如果“飞鸽牌”干部“下基层”的出发点不正确,只想到基层挂帅“镀镀金”就“远走高飞”的话,自然也就容易出现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得过且过的“混日子”思想。

古人说:“骏马行千里,耕地不如牛,坚车能载重,渡河不如舟;舍长以就短,智者难为谋,生才贵适用,慎勿多苛求。”在乡镇领导班子建设中,“永久牌”干部和“飞鸽牌”干部各有优势,也各有劣势。对个人而言,二者都需要扬长避短,补齐短板。对组织而言,二者都不可少,都需因材而用,科学使用,不可偏废。

## 做百年一遇的打算,还是抱百年一遇的侥幸

■高路

11日,2008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袭击深圳,这座年轻的现代都市在30多年的时间里,陆续修建了13700多公里的下水道,却依然在暴雨面前不堪一击。初步统计显示,暴雨中当地150处道路积水,20处片区发生内涝,5000多辆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营,约2000辆汽车被淹。一场近六年来最强的暴雨,让这里一夜之间变为“水城”,城区多处发生内涝,航班取消、动车停开、公交停运,城市交通几近瘫痪,市民直呼“街道变河道,出门可看海,伸手能捉鱼”。

深圳被淹很多人不能接受,它是中国最年轻的大都市,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现代化的城市。它没有历史遗留问题,没有棚户区,马路是新的,楼房是新的,一切设施的最长历史也就30来年,它最有条件在一张空白的纸上描绘出宏伟蓝图来,没想到它却建设了一个下水道的“豆腐渣”,据说多数管线甚至只有一年一遇的标准。

最不该沦陷的城市沦陷了,这说明先进不能光看外表,甚至也跟建筑年代无关。所谓的先进也不是先进在城市面貌上,而是先进在理念上。巴黎一百多年前修的下水道,它仍然是先进的,深圳只有30年却已经落后。再给一百年,巴黎继续先进,深圳恐怕已经千疮百孔。

当然,深圳被淹是有客观原因的,首先这场雨很大,其次它来得很快,下水道反应再快也是需要时间的,可是如果多数的下水道只有一年一遇的标准,那对不起,老天爷再想给面子,这面子你想拿也拿不回去。

年老的巴黎,至今井然有序;年轻的深圳却早早地患上了老年病,车一多堵了,水一多淹了。人家的城市做的是百年一遇的打算,我们的很多城市存的是百年一遇的侥幸。既然百年才一遇,那么99年至少是安全的,于是很多城市就等着这99年的安全。所以,我们几乎看不到那些曾经上演过看海风景的城市,当积水退去以后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。

可不论是五十年一遇还是百年一遇,都只有概率学上的统计意义,可能一百年碰不到一次,也可能一年碰到好几次。市长做一任,做几任就走了,可是这个城市会一直存在下去,在它漫长的生命周期里,百年一遇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了,而是必须克服的短板。

我们的一些城市管理者却是以几年的周期来建设城市的。如此说来,30年前,用的是前苏联的标准,建到现在,大多数管线只是一年一遇的标准就不奇怪了。你可以怪罪于标准低,却无法解释另一种事实。哪怕按低标准建设,多数管线只有一年一遇的标准,也是个糊弄人的标准,那不是修下水道,而只是草率的应付。在他们眼里,没有显然是不行的,但搞多了,也是浪费。这种心态才是决定城市下水道总是赶不上趟的原因。

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修吗?巴黎那些大到能行船的下水道就是最好的例子;是他们没能力做吗?如果拿出修地铁的热情修下水道,什么问题早就解决了。说到底,这是愿不愿意花钱,敢不敢下决心的问题。

再大的水终究会退去,不对后代负责,不对城市的未来负责,眼下修修补补没准还真能糊弄过去,可最终历史会给出清晰的答案。问题是,我们的一些官员可能需要对上负责,对政绩负责,恰恰最不需要的就是对历史负责,对这个城市的人民负责。

画中有话

### 老少互殴



■文/小正 图/春鸣

前天下午,西安市512路公交车行至伞塔路站时,上来一老一少两名男士。两人上车后,小伙抢先坐下占了座位,随后老汉与之发生了争吵,后用胳膊勒住了小伙脖子,挥拳就打。而小伙也不甘示弱,挣脱后挥拳反击老汉面部,很快老人脸上有了血。据了解,小伙子是高三学生,而老

汉已年过七旬。从双方的年龄差距来看,这场因抢座而引发的互殴属于爷辈和孙辈之间的“较量”。这样的PK,注定没有赢家。先说小伙子,作为一名高三学生,理应文明礼貌,尊老爱老,上了公交车,别说与老人抢座位,就算自己先有座位,也应给老人让座。可是,他倒好,仗着自己身手敏捷,公然与老人抢座,实属不该。再说老汉,面对小

伙子抢座,你可以理论,甚至可以批评几句,但怎么能先动起手来?又勒脖子又挥拳,如此狠手“教训”年轻人合适吗?曾几何时,“爱心车厢”令人欣慰,可如今“戾气车厢”频现,实在令人心忧。年轻人的道德文明缺失固然值得反思,但一些老人“倚老卖老,为老不尊”又何尝不值得反省呢?

## 认错人不能打错人

■钱凤伟

去参加满月宴,没想到在路边等人时却被办案民警当成了嫌疑人;当对方出示警官证要求其上车时,当事人眉县的刘师傅以为遭遇抢劫而拒绝,没想到却遭“误打”而受伤,医院诊断为鼻骨骨折。警方认错人,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理解,但是,应该避免的是认错人之后,还“打错人”,以至错上加错。警方认错人,或者是能力欠缺,或者是工作疏忽,或者是忙中出错,而“打错人”,则显然涉嫌违法。眉县警方把“打错人”,归咎于刘师傅的“不配合”,企图以此撇清自己的责任。但这显然站不住脚。出于对

警方的信赖,民众总以为警方不会犯“认错人”的低级错误,也因此,刘师傅才会怀疑这些身着便衣的警察可能是假警察,因此“不配合”,其实也是正常的反应。且不说“不配合”本来就是警方自己的失误所造成的,警方也没有强制刘师傅上车的权力,“如果无法确认当事人涉嫌犯罪就采取强制措施,民警就有滥用权力的嫌疑。”退一步讲,即使警方没有认错人,抓的确是嫌犯,如果嫌犯并没有反抗的举动,警察也没有打人的权力。嫌犯也有人格的尊严。实际上,当时刘师傅也只是“以为是遭遇了抢劫而拒绝上车”,就被“连扭带拉”地推上车,“还没坐稳,右脸颊不知被谁打

了一拳,嘴里随即出血。”这被警方称为“误打”,显然,在警方看来,警方只是错在“打错人”,如果刘师傅确是嫌犯,那么就不是“打错”。换言之,如果人没认错,“打”是对的。现在屡曝嫌犯在“局子”里不明不白死去,看来有其背景。警方是人民的守护神、公正的维护者、法律的执行者,于这几个警察如此行径,实在令人震惊。然而,因为认错人就一记重拳将人打成鼻骨骨折,警方不追究违法打人,而只是轻描淡写为“误打”,无疑让人更加惶恐。因为,这其实是警察滥用“打人”的权力,留下一个口子。而这于平民百姓无异于灾难,因为下一个被“误打”者,或许就是自己。

求购市区办公用房, 大约2000平方米, 十个车位(有独立院更好), 有意者请与赵先生联系。 电话:15516785997

关注公检法司 维护公平正义 服务百姓生活 推进法治进程

公检法司

邮箱: zkwbzfb@126.com zkrbghc@126.com 监督热线: 15936909988 13838686789